明名臣言行錄

太保項襄毅公忠

字藎臣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扈從北征覊鹵中飼馬公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奔間道攀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覗其足陷蒺藜百數而公不知也

公初在土木帳中聞同官言降□禿堅今帶錦衣鎮撫侍者其子在鹵中用事公識之至是鹵遣譯者詰公爲誰公詭言錦衣衛匠餘乃禿堅次子也問其父留

京狀公備道之脅乃庇之以免

景泰二年陞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刧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携家理愼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癸酉從都御史馬昂征瀧水賊趙音旺等公入謁昂問計公曰此猺倚大藤峽恃險播患脅從者衆難以進攻莫若慴賊以威諭民以德民出賊則勢弱而成功易矣昂喜遂委公監軍同諸將率師破斬之餘潰奔降者千數

天順三年拜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公不待奏報輒發倉

賑之全活萬計聞繼母喪陝人數千赴闕乞留奪情
還任明年以大理卿徵既行陝人復詣闕借留乃改
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時洮岷番作亂公調兵撫捕
之遂降其衆鹵犯延綏公及寧遠伯擊鹵遁去關中
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公開渠
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鑿灌田七萬
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之
四年固原土達滿四怨將官劉清生事搆其黨叛不三
月有衆二萬據石城遠近戒嚴守將寧遠伯王壽廣
義伯吳綜巡撫都御史陳价率官軍勦捕大敗都指

揮費良死之事聞勅公總督軍務同馬鈞陽劉玉進
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公即陣斬千戶以
徇陣始定會有星孛台斗尾指東南占者謂木在秦
州不祥公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仗皇威問罪
師直而壯何堅弗克兵家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
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始類此乃不俟援至即移師
據賊水草困賊朝議恐師老賊乘我詔問公當濟師
否公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主議者惡公
異己各扇浮言公益堅困賊相持百日賊稍來降公
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緒脅從賊日相率來

降獨滿四率驍賊時時出劫營前後大小二百餘戰却之公又潛遣人決其流水賊中甚渴滿四使愛將楊虎貍夜出營遠汲被擒公叱令斬之虎貍伏地乞命公即假以詞色許立功不死解金鈎束賜虎貍遣去約爲內應以故滿四竟爲虎貍所誘擒斬首七千六百俘獲二千六百因陳四事爲經久計是時兵事急訛言洶洶公督軍石城下矢石如雨無懼色馬鈞陽勸公持重公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甘心効死鈞陽服公勇毅狥國召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每語人曰土達驁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

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
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
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
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

京圻大水勅巡視順天河間永平公發廩賑濟更設法
義勸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數萬軍民全活
者二十七萬餘人

六年大旱荊襄流民咸遁入山李鬍子者劉千斤黨也
倡流民爲亂公出總督軍務遣人持檄入山諭降其
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百四十餘萬

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
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謂荊襄妄殺所致
公再疏自列言爲國任怨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
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荊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
寧謐如故而議者猶苛求不已故公辯疏畧曰臣忠
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媢疾流言仰賣宸聽今廷
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叅駮大率謂臣以
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
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于
彝狄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

符不宜壓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鬍子王洪燃爐煽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廵撫楊濬叅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于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集無賴一千餘衆爭鬬刼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

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益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討殺傷囚緊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于燹狄而致蜚出旱傷亦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毎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

斤尚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盡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諭戎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惟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閑賜臣致仕奏入帝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

要樞即調劉公大夏陸公容為郎

自戶兵分曹彼此莫知實數公一至部即以團營軍糧冊親自磨對但見在籍操練軍比景泰初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月支如故嘆曰團營改設僅二十五年伍既虛而餉不縮攷曰非我度支也坐視彼輩乾沒耶具疏以聞曰前此無論矣今以往如再不追究非惟民脂日削國課日靡抑且戎行愈耗根本滋空其何以資緩急之用上命公會戶部從實秉公究

明

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為詞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

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其非公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于直疏入幸上明聖大怒罷直廠瑛戍邊而直見上泣言此內臣黄賜陳祖生中傷奴二人謫南京御史戴縉因言直奉法無他以迎上意故上復令直領廠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于千戶吳綬綬在楚軍中撓法公逐去附直用事搆公欲置死地公廷辯慷慨不少屈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中朝縉紳推舊德宿望可當大任者蓋未嘗不屬望焉弘治初吏部侍郎彭韶廵視兩浙嘗薦

其可用而公遘疾竟不果起

陳建曰項襄毅坐困滿四可比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商文毅主議不移不媿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時叛四不殄而與㸦鹵連和則誠可懼

然則京軍雖往徒費餉擾人心何益耶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字士英青神人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

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開霽明敏有吏才兩勢家爭田久未決公一言立斷出爲西安知府西安關中會府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公酬酢從容上下爭悅西安民苦城中水鹻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徧城市人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漑田病迅不得畜公出府金責渮強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歷陞左

布政轉副都御史

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陜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司擇其俊者爲弟子員俗不藝圃又教之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使興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爲重鎮矣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

公上疏言陜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

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吾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立砦堡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爲邊墻便報可於是東起淸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

牆如新月狀以便敵避射凡爲壁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成自是

鹵寇益稀

十二年移鎭陝西會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練兵之方公具奏一曰衞國二曰保民三曰弭盜四曰安民五曰選將六曰守隘皆從之著令

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鹵情及將校勇怯地理險易遠近鹵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公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算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

自謂不及也

十八年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公言禦虜利用戰車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守邊簡易之法條式奏上上可之造戰車數千輛爲練武圖以教士卒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爲兵部尚書乞致仕不允

公凝重簡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建之功爲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宣大兩鎮邊牆而沮于譏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

樹即近且小亦必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諉文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以故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弘治十三年卒于官

公爲知府時有盜過其門曰是總人無所得遂引去弟子寰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教之曰誠能動物人惟積誠自能銷僞又曰人固貴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爲名言

尚書程襄毅公信

字彥實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

書卒年六十三謚襄毅

始爲進士即受知于楊文定公曰遠到之器也正統乙

丑授吏科給事中景皇即位疏薦起大理卿薛瑄等

數人

虜犯京師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

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

變養銳氣以備戰守時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失利欲

領衆入城公不可疏言朝廷掃國兵而授之鏜今小

失利即開城納之則鹵勢益張人心益危趣鏜戰必
効死力上立詔勿納鏜而鹵勢漸逼公與都督王通
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鏜鹵退遂請勅石
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廂外禦鹵號令諸將
景泰元年使蜀還廷議奉迎上皇有冀千戶者投密書
高穀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
明年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
祥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又明年上修德疏陞公及
葉文莊公叅政山東山西公至遼東憂去六年服闋
改四川理餉松番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問進言

者𡍼公大僕卿公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公言太僕即專馬政而太祖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即有譽而馬不給孰任其咎上是公言歸太僕

𡍼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使公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僞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

發霖奸贓罪四十事公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末減霖寇潑遂劾公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卿

成化元年起為兵部侍郎時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上用廷議進公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公至永寧分大軍為三道自督入金鵝池分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授以方畧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礧石如雨我軍發神銃勁弩賊

稍却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犄其後四川雲南軍攻其左右矣賊驚散不支連破二十餘寨斬首五千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竅幽暗不可入公命諸軍以土石塞其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都掌悉平請移瀘州衛于渡船鋪以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茲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言官論公上首鹵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

七年春無雨雪公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

弊可清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提
闕朝以提賀上下相蒙戎燹益肆四方流民悉聚荆
襄不早規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居重馭輕京營士
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詔下兵部任
事者難之未幾三方多事悉如公言鹵久據河套中
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不可曰大
舉繫國勢強弱關陝連年受兵今勝形未分而先自
困豈謀國之道衆服公言罷之
公改南部叅贊機務劾退守臣應城伯孫繼先軍府肅
然或欲與錢穀詞訟公曰叅贊謹非嘗有司事非所

頒征南蠻制詞官殺皆得專斷公自發兵至凱旋不敢賞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卽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少時力耕養父母及貴寡慾自餬割田五百畝爲義庄贍姻族人子敬政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公性嫉惡太甚毎日論事必須先別是非論人必須先別小人君子人有善樂道之如已出有過面斥之不少恕而中則實無芥蔕亦無後言嘗慕宋張詠之爲人誦詠之言願斬丁謂以謝天下然後斬詠以謝謂以爲眞丈夫語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字負圖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少師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謚端肅

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群兒嬉十數爲群角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進士冢宰王直異其材選授御史巡晉楚有名天順七年陞福建按察使憒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歌謠載道

成化四年固原土彝滿四反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項襄毅公討擒四陞左副都御史時流賊起漢中李鬍子潼關火蝎兒滿城王彪聚衆刼殺敵官軍公

悉討剪除之八年鹵寇平涼臨鞏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千遂陳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秋九月北鹵寇韋州侵固原及好水川公伏兵湯羊嶺鹵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叛番

十二年召入兵部右侍郎出總遼東軍務公制五花營八陣圖訓士上禦邊十五事鹵退陞左侍郎戊戌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誘殺進貢夷屬更奏擣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

直志方銳欲自往爲言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內
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
鹵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太監曰撫之
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公疾應曰
善懷恩入白之上卽傳之命公偕大通事詹昇往勘
直不得行恨公公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
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公察其
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
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
兵威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比

至虜已解散直無所獲濬衛之陳鉞行事爭方公多更置約束不得動亦恨公會汪直巡邊鉞懼見罪戎裝遠迓除道飾廚供張鮮備賄託傔從見即叩頭便辟公獨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而詆公鉞乘間譏毀直還奏公妄起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公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邊上遣司寇林聰同直往勘直稍禮聰上報盡如直言遂下公詔獄公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竟謫戍重慶已而直鉞皆敗公得雪復官致仕

十九年起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禁輯科害人無敢

犯公三至遼東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明年陞右
都御史督漕兼江北廵撫未期陞兵部尚書尋改南
京叅賛機務
弘治改元召爲左都御史掌院事二月上耕籍田既宴
而教坊以雜劇進出褻語公正色曰新天子當知稼
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
糾儀下獄公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時
論韙之
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文皇帝寵其王予金印使率
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

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鹵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公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鎮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鹵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公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安置閩廣閉關絕貢以孤其勢而阿黑麻復遣牙木蘭據哈密公請勅肅州副總兵彭淸等統番漢兵襲牙木蘭牙木蘭遁走追勦六十餘人阿黑麻遣使謝罪入貢併以陝巴金印來歸遂復哈密

皇太后清寧宮災太皇太后皇太后同居仁壽宮上命
公與工部亟議修建公言團營軍䟽於役不可復苦
楚蜀災不勝採伐三廠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惜薪
司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尚不足則幸發內帑金
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皇太后徙居懽甚
蔭公一子錦衣百戶賜銀幣優等
建州酋當伏加叛械繫至京不服公折數語伏地請罪
寵之游南貴州苗叛公議遣鎮遠侯顧溥討之授以
方畧克其寨數十斬馘數千級苗遂平
十一年春皇太子出閣加少保公上疏畧曰皇太子國

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盛德上嘉納焉

十三年㐫酋火篩擁衆寇大同京師戒嚴上賜宸翰召入便殿咨戰守方畧公薦保國公朱暉等整兵爲備勑各邊謹斥堠修戰具㐫知有備卽時遠遁

十四年拜吏部尚書十七年早朝畢上坐暖閣召公面諭曰明年天下覲吏畢集卿用心採訪大彰黜陟公對曰聖心圖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圖報稱命中官掖下階明年考察來朝官汰不職者二千餘員人無異議

正德改元內臣王瑞以大婚禮欲用儒士七人篆刻番字巳得請矣公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給事中安奎疏乞聽公言不可墮奸計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瑞懟誣公拒命賴諸大臣力辯事始白累上二十一疏求致仕去逆瑾恨公持正三年坐薦許進雍泰爲朋黨除名調公子錦衣百戶秀鈞州所瑾誅復官秀錦衣五年卒

公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公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尙華侈舉止嚴重修髯偉貌望而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

雖位極人臣名聞彝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値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揺奪可謂社稷臣矣議者謂公忠鯁如汲長孺勲名如郭汾陽相業則比韓稚圭范希文殆非過論也

初公之終前數日州城西大劉山忽崩是日天鼓再鳴群鶴飛繞其廳久之乃去翼日里人王姓者自葉回忽過公于途見公蟒衣玉帶騶從甚盛自北而南若出師狀拜而別焉吁異哉

公卒未幾而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公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

芳餘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裂之日恨不爲天
下殺此賊
讀西征石城記見公仗皇威除害戡亂之武讀撫安東
夔記見公敷皇仁篤夏綏夔之文讀興復畣客記見
公闡皇圖大一統之規模文武兼備安攘胥得舉出
公之遠猷匪直德望才業而學問文章又可考見焉

右都御史朱恭簡公英

字世傑湖廣桂陽人正統乙丑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右都御史謚恭簡

正統十年與族兄克寬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大司馬鄺埜湊器之曰吾鄉老臣凋謝殆盡致遠任重吾望子矣十四年浙閩寇起處州賊葉宗留反其黨周明松等四出剽掠朝廷遣公與中官守要地毋令得合閩寇時勦寇大軍尚駐金華公至徑趨處栫諭脅從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至慶元諜者報賊首領衆三萬欲來刼取中官大懼公立誅明松等

於市皆驚遁賊平還京都督汪金以戚畹之貴縱家人奪民田公與諸御史劾之景皇帝責金而歸其田於民中官姚廣單措怙寵恣橫又率同列劾之皆抵非

景帝易儲詔群臣入議公與給事中林聰議不可尚書胡濙曰事定矣毋動帝召江淵三赴便殿公前語淵曰上皇南宮賴有皇太子人心屬望已久無故易之滋惑益甚公當國大臣不可不慮淵等延至酉事已定公與聰相向泣繇是牾執政意俄有詔風憲官被告訐者皆外補公上章極論其非執政益忌之

遷廣東布政叅議過家省母母問公歸槖惟賜金十兩
母曰兒居官如此吾無憂矣既至廣當寇亂之後撫
凋瘵招流亡立均徭法其法以十年為限一役九休
民甚稱便峒蠻為亂撫之不定進兵勦之其黨棄賊
先降者百餘人大帥欲悉加誅公持不可羿首惡而
已
英宗復辟林聰已為都御史公以事入京聰語之曰君
沮易儲雖當時無疏盍亦言上吾能證君公耻於自
陳既歸巡撫兩廣都御史葉盛屬公督察勦賊參將
范信會勦大藤峽至廉横間誣民為賊黨欲殲之公

、馳赴信壘凡所俘獲審實縱去信忿功不成月餘未退會盜使至公亟請令信班師又別置營以處被掠女婦兵罷訪其家歸之其他誣首脅從之人評救全活不下萬數遷本司右叅政

成化五年陞福建右布政使福建八郡歲輸大青綠非土所產厚價買諸他省吏胥爭由以為奸公擇屬官廉能者總收之買以輸官民免科歛提督市舶中官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貲遣籓臬力辭不能却乃受而輸於官

八年遷陝西左布政十年陞左副都御史巡撫甘肅陝

安邊大計悉中窾要拔偏裨授以閫職如王璽劉誠皆爲時名將

總督兩廣軍務代韓襄毅雍時大征後民多死鋒鏑及散走崖谷又歲洊饑至連城數百里無煙火而襄毅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捕獞輒殺威行百蠻公至太息曰此如治病用峻劑良已然臟腑則旣虛矣非輔以粱肉元氣何賴乃一至于撫柔竭力勞來撫綏疲瘵徭獞使復業約飭將士寇來仍在伍不許輒進兵諸峒民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一切征需供億之費蠲節十五六禮賢勸學疏南海陳獻

章舉行於朝乞大用數年間流人復業者數十萬家

府庫充實

交趾侵老撾地界連歲戰爭衆疑其謀入寇勑詢處之

之宜公奏曰交趾蕞爾小國不過與老撾爭地耳遣

使諭之彼當悔悟不可輕用兵上用其言交人感愧

貢方物上表謝罪

公在甘肅積軍羙三十萬兩廣積四十萬餘流民復業

者十五萬家或謂公先後督府積羙撫民功多矣何

不奏聞公言此邊臣常分何足自薦公在兩廣幾十

年上念久勞於外乃召入掌臺事六載考績加太子

少保會有星變詔求直言首陳八事多人所不敢言者上皆納用及有疾侍郎何喬新適奉勅賑饑晉陽問其遣使奏事即召使至寢室手書勉何大畧謂民饑盜起可憂賢者所當努力無一語及私時病已亟字半不成越三日卒其忠愛之心歿而後已云

公居處服御如寒士在督府久一不以家累自隨衙齋蕭然獨從老蒼頭二人而已陳獻章以爲入其室神爽頓清如夜入三洲岩秉燭讀蘇子瞻題名云所著有潛菴文稿誠菴奏議認眞子集凡若干卷

尙書原襄敏公傑

字子英陽曲人正統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尙書卒年　十　贈太子太保諡襄毅

擢廣西道御史奉勅巡按江西剛決不滞風裁獨著景泰　年陞江西按察使持身清白不可干以私而吏獘盡除天順　年陞山東左布政使淸田賦正均徭民咸宜之成化二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地方孤介自矢觸法者不少貸五年召爲戸部左侍郎六年差涖河南考察文武官員八年以憂去九年江西盜起詔奪情起覗公滚沉有智畧殘孽盡除

十年事寧改左副都御史理院事

成化初元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鬍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暍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畧曰昔同修天下地理志見東晉時廬江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荆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

襄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
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
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右都御史李賓深然
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
上可焉遂命公以右副都御史往莅其事公受命馳
至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
皆欣然願附籍爲良民公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
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
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
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

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州而析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柏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衞于鄖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彜好德也彜脅從之黨豈皆盜耶設君置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圖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

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
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
優裕堪代巳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
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進公右都御史再遷南京
兵部尚書未任卒漢南之民聞之皆爲流涕立祠焉

僉都御史高公明

字上達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

辛年六十四

公未冠時嘗割股愈母疾以孝聞景泰初登第爲御史彭城李苟等苦官吏貪暴訟于朝事下御史臺時越訴者例謫戍邊公奏曰謫戍之例爲妄訴者設苟等訴不誣法當杖景皇帝從之著爲令村民趙釗等爲妖言吏欲邀功執其黨數十人誣以謀反獄上公曰此愚民處以妖言足矣文致其反何刻也繇是其家屬獲免

巡按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郡縣冤獄吏不能讞者悉爲辨之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復爲巨浸當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議者乃止

天順改元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聲益振忽午刻臺因五十餘人劫獄走衆相顧駭愕公馳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使號諸塗得卒百餘襲捕之

四年御史趙銘等疏劾來朝吏語觸上怒詰疏出誰公任實草疏不以累趙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

高明乞貸明過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王盥山爲
陞山東按察使上謂李文達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寇
深曰明可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
御史鍾同景泰間諫復儲事下獄死屍久不獲公究得
之率諸同年買棺治斂爲錄予啓歸葬焉
憲宗踐祚擢南京僉都御史振風紀明法令劾罷諸貪
殘吏南都肅然時淫雨災公極言內自宮禁外至蕃
狄皆陰盛陽微急宜修省以回灾異
楊州鹽寇起守兵失利勅公勦捕公造巨艦楴籌亭往
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畧御史戴珫顧以山擒賊九

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露蹤跡不得逞江海間稍靖中官鬻私鹽縛儀真指揮羣卒大閧公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

成化二年上杭盜起即家賜公勅便宜討賊公力疾赴閩先諭撫賊降賊恃險不應進兵擣其巢俘四百餘人誅渠魁十一餘並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為永定縣捕賊海口民矯令募亾命謀不軌公不欲再興大獄或至用兵止坐妖言誅之衆遂定即上疏乞骸骨納勅待去

公嘗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治盜微宜再退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然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一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二

尚書王端毅公恕

字宗貫三原人號介菴正統戊辰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謚端毅

爲翰林庶吉士以不喜治古文辭出爲大理寺副條刑罰不中六事上之朝景泰五年擢知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教郡子弟天順四年歷遷江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安輯流冗解散盜賊成化元年陞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豪爭礦殺人獲渠魁餘悉解散以內艱去

會襄陽盜起詔公起復會兵㨿其巢劉千斤石和尚作亂佐王師討平之大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下令曰擅殺者斬復栫示流民復業民爲建生祠繪像事之

四年巡撫河南入朝言時政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外艱歸七年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

巡撫雲南以地切交趾言䙡㜸方畧時鎮守內臣錢能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奬裝玩好馳驛詣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

等復與其國互市稠載還公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榮迫投井死因悉錄籍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當是時滇別爲私郵以通滇省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公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能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尋召掌南京都察院

事往返衣書一槖而已

巡撫南直隷公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疏言古之

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

玩之可愛恐因而妨政害事力爲屏絕以固結人心

爲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爲天下先召還織造官明敕

中外無獻珍玩奇貨生民幸甚中官王敬乘傳至東

南大索奇玩所在驚懼公上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

賑濟而乃横索玩好昔唐太宗遣使諷梁州獻名鷹

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撥鏤牙大亮與蘇頲不

奉詔臣敢不效之又極言誅苛暴失人心損國體傷

和氣而召災沴上立詔戒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

臯同惡王臣首于江南中外稱快謂公有回天之力

公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

華光祿寺歲供白粲糵及庖人賤工請稍裁省皆報

可蘇州時有美米請以六萬石補齊州之夏稅又以

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

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

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

來幾一甲子獨公與周忱兩人而已忱以十八年公

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公則賢

於米璟矣

太監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古書名截江綱者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公言典謨訓誥無逸旅獒皆帝王治平典要何取截江綱外道妄誕何取觀音羅漢百戶汪清齋無印信駕帖至郎中鍾蕃所公言若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公皆劾奏之

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芳與妖僧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下獄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

自此以言為諱設有奸邪誤國誰肯復為朝廷言者
疏入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嗛以星變還俊儆南京
公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大率與中官為
難多報可天下益服公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
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公疏果至至為
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
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
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公太子太
保以尚書致仕公怡然就道
孝宗即位召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公且

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公薦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糺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反爲景所誣與俱罷公言紘不當罷爭奏起爲戶部尚書裁抑僥倖褒奬名節甄拔淹滯無敢以私干者

劉吉在內閣毎持公公直已不屈守備內臣蔣琮與南科道相訐科道多貶黜者而琮自如公言宮中府中

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槩御史湯彝
高祿爲本司參議公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
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幸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
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時有建白多譴業已行
矣公言天下事設有未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
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皆未行乎徐生者太
醫諸醫也傳陞院判公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
同御藥房太監選用公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
官推選官員例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公遂乞休屢
疏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公遇事輒言

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語留之執政滋不悅謂

爲好名

徽王奏乞畢鈞州爲府晉王乞爲世子別設典膳皆論

止之山西叛賊王艮等伏誅或議除其黨千人公以

爲脅從宜免議始定公在吏部時臺諫劾巡撫及藩

郡官內批罷黜公以爲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

公在吏部有少子承裕年二十餘爲舉人公令開門納

客具得人才文武之槪退叩所闘用多稱職延安知

府崔某考滿考功郎持牘上公曰此人廉吏也君所

考未盡其節因畧美考次日往謝曰某忝郡吏何由

辱知公曰吾諸子留三原鄉郡守惟公無問遺耳公在吏部有賢士大夫至部堂者延之後堂禮以賓禮命坐留茶人人謂公能傾心好賢也

上念公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效勞乞陞職下吏部公請逮問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公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公下旣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公尚持其吏部銜據濬上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

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公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詳訪具奏公自疑有沮之者乃求去益力而上特慰留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公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公看詳回奏公不懌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即臣傳內所言皆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老

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公傳濬謂此沽直謗君傳若行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公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禎禎亦爲奮詈潤色文泰草而授之因請逮公及濬禎面質上爲左文泰秩而責公賣直沽名俾奏其傳草而濬禎免究公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爲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

而使我相公斷王公貧不義名天下何弗爲時人快之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益愧之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可謂賢已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如貧士只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從承奉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雇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

矣

公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諒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攷論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卒年九十
四公啖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遂瞑少子承裕仕至南戶部尚書謚康
僖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愊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

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覃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佞幸請劍必亟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與

蔡虛齋曰公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少知章句訓詁

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為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塲文字纔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葢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巳中舉然吾未欲其急于仕且令靜覽羣書閒閱世務兾他日得實用耳

尙書何文肅公喬新

字廷秀南城人號椒丘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刑部

尙書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傅諡文肅

公髫齓時已有出群器識日惟從事家學而問辨出人

意表嘗以宋書趙普事質于少宰公曰觀其沮立德

昭昭於逢君之惡而史氏於其死顧宜書其爵乎若

包孝肅公亦名臣也宜以爵書而否焉如公論何又

嘗從容問曰吳臨川以宋舉人而仕元今預從祀之

列抑不以此累之乎公大異之

又嘗病陳子桱續長編書法卒曹彬包拯不書官呂文

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爲周殿撰中規所寄而沉晦周謹時然後出言動必以儒爲準其學以窮理爲先博物洽聞爲輔正心修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爲期自公之暇凡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卷

公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公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

擢南京禮部主事政務甚簡終日閉戶讀書宗伯姚公重之語人曰何主事方爲時用恐不習於政奈何乃

儆公收糧公平斗斛謹出納嚴勾稽而痛懲奸吏之侵漁者姚公喜謂公曰推是以往無施不可丁父艱歸卜葬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予孫貧欲鬻其葬地衆謂此吉壤公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為也

刑部廣東司分轄錦衣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橫本司官多優容之否則捃摭報復故多憚難為公獨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至司輒從公坐罪不少貸嘗有百戶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者舅子死其孫訟于官掌衛事袁彬屬公右百戶公悉奪財產歸其孫百戶卿

之喉刺事旗校百戶邏撫卒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
不敢犯

任福建按察副使擒豪強捕海盜減礦課罷牛租控險
設縣表儒賢政績高偉不瑣屑簿書

陞河南按察使鈞州人趙甲飲陳乙肆夜歸溺于河甲
之子訟乙毆死誣服公曰肆櫛比民居毆必有聞去
河遠須尸投之必有見者驗甲尸腦有沙石乙得辨
出開封歲饑公發麥賑之所全活無算陞湖廣右
布政使荆襄大水漂溺千餘家躬為拊循發粟給錢
葺其居

成化十七年晉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虜自
河曲入塞急遣伏兵夾溝旁斬虜大敗去召入刑部
左侍郎虜愈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告急勅
公巡邊遣諜覘虜聲言遣兵擣其巢虜懼不戰遁
去
山西大饑人相食上命公賑之得便宜行事公請內帑
淮鹽銀數萬兩及鬻祠部僧道牒得粟數十萬石分
部賑䘏又僦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凡活人三十萬
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
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算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

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二寨設安寧宣撫司立
友爲使張都御史輒爲輝畫請得旨會愛母死友母
益横專其家結凶黨誣愛反交通唐王朝廷疑愛遣
公即訊友母子又輦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因愛待
命衆籍籍爲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子母姦
惡罪條上白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寧
與産業自給播州遂定陞南刑部尚書疏奪內臣守
備蘆州還民
泰陵初召公刑部爲尚書上疏乞禁京師胡語胡服革
官校私駕帖鄒御史者凶横欲躐得大理丞公廌曲

鼻魏紳郎中鄒御史恨公會公外氏與鄉人訟郎誣
公得金錢與行路輒上下其手要地人又從中主之
公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蹤跡公
雖湔白竟不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公竟
不得卒後江西巡撫林俊論公文行政節應謚法得
謚文肅
公守官清慎律已方正在閩時典帀舶內臣死鎮守太
監分其餘貲遺三司公獨力辭不獲則受而輸于公
帑及閩長汴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公薦閩職贓以
犀帶銀器數事笑曰我知君君不知我成慚而退致

仕日楊愛致金銀爲壽并獻文梓一無所納或言可
受公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又博學精法律斂於吏
事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所著有周禮
註解左傳擷英宋元史臆見椒丘集

尚書彭惠安公韶

字鳳儀莆田人號從吾天順丁丑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爲刑部郎時張畝從外臺𨶹僉都御史入院公疏岐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以伸公論下詔獄都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尋進廣東司郎中司隸𦳏轂間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沮公屹然不吐茹

外戚周或冐賜額奪眞定民田勅公卽按項畝公至𦔳田周覙徑歸上疏自刻曰昔田文令馮驩收責于薛

驩願折券矯賜薛人今眞定田祖宗以來許民開種即爲恒産不復增科以勸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奏虐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彧又復強詞餙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彧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又以爲請耶

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川劉氏扈氏嘗氏殺人獄疑久莫能決公至立斷進按察使請王府葬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冒貢珍奇擾驛遞

十四年爲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鎭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眷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鎭撫梁海本廣州人往來傳道輒稱貢儀水陸舟車飮食帳幃百方橫索所過蕭條海乃太監芳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公會公應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言內臣貢獻皇妃加於嫡后陛下褒賞其家幾與先帝后家等一也內臣日增數至萬計利源兵柄盡付其手作奸犯科一切不問二也四方貢

物通番舶海科擾百姓驚動四夷三也六卿大臣並加師保諸寺監卿兼領高官及其休去月廩歲輿徧施九卿四也上不喜芳輒從傍言公毎事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益肆無忌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公貴州

吏部尹尚書屢薦公大臣器上故知公名二十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公簡靖明法禁吏不敢犯明年召為大理卿未上坐論內外官貢獻非宜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時國計頗乏公上疏曰國家昇平百十餘年可謂盛矣

然而宮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
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庶反有
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
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
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則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
四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
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
制少刻今梓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
初士風淳質今人情好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十
分愛惜猶恐無以爲繼況以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

何以善後哉

泰陵即位廷臣交薦召爲刑部侍郎會浙江不靖勅公巡視刼罷不識守臣誅其渠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即勅公理鹽法公繪煮海貧人晒淋熬負折閱朋償之苦爲八圖以獻尋召入吏部爲侍郎

弘治三年彗星見天津公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曰減役錢言時政得失曰正近侍曰愼官爵又請午朝無循故奏細事

四年陞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總鎭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奸贓鉅萬景有挾欲破法擠紘公竟抵景法厎

其爵景賦入八百兩忽降敕旨公言景賦十未及一
即敕他日遂可營復爵位爵位旣復遂可營求出鎭
奸回籍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疏入不從左
部二年請致任卒贈太子少保謚恵安
林俊嘗疏言公謚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謚不
隸公孝友溫恭廉明直諒寡慾淸心始終無玷儀狀
撇然不啻寒士至法理所在義色凛詞人不可奪所
著有國朝名臣錄贊莆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太保劉忠宣公大夏

字時雍華容人號東山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

公舉鄉試第一天順八年登第為庶吉士居二年解館當留而公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主事進車駕郎中調職方司公明習天下事所覆奏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官汪直用事獻取交南策下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公故匿其籍尚書余子俊為柄吏至再公密告曰釁一開東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

朝鮮使貢若建夷遮道請改道繇鴨綠江中官有朝鮮
人爲地下部議公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
寧過前屯入山海迂回三四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
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
幽薊雲中邊帥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無虛日每一
報至尚書必問劉郎中云何言輒行行輒效時右侍
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于尚書冀往一見公
哭詞謝之卒不往太宰又欲以爲太僕卿公私語所
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爲秀才時見府縣
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處此某事當如何行某事

嘗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
中一出非知府即叅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
負官耳吏部乃陞公福建叅政福建職巡海道兵久
弛而倉儲又缺卒難就理公日在得人耳謀于鎮巡
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兵造戰哨
船若干艘緩急異用諸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
而督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
弘治三年陞廣東右布政時監督諸軍平後山賊軍人
俘賊屬數中有女子儀容閑雅步止羞澁公呼問乃
潮州士人家女被賊掠去長欲收爲妾蠻婦妬忌育

以爲女公惻然閔之一室令二老婦守之統軍都指揮王永意公欲得給與衣裳鉛粉又半月出視光彩動人公問其所願答曰願回本鄉公曰回鄉須差軍護送千里之程豈勝汙辱乎乃擇里長兒嫁之且以數牛賜其家耕作

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念宋慈元太后陵寢無主輒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於義弗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去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公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于今人中即古人

亦未易當也

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擢公右副都御史治焉公既至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之公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咽喉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逈于徐有貞甚璽書褒賞入爲戶部左侍郎

十年出治邊餉周文端謂公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

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
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
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
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
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
時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
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籍遞年利此法立有糧草自
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
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矣
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

山先生十三年家拜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卽携二僮行兩廣人聞公來大喜公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更正盜賊衰止

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旣延謝上御幄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公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斂俱有常何至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公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卿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

徵欽可一一議而革也于是上益察知公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有材見知上嘗嘗朝坐金臺有宣必公與珊偕時鹵數犯邊而太監苗逵者在延綏嘗擣鹵營妻子有獲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擣鹵而問于公曰卿在兩廣知苗逵乎延綏至今稍息肩矣公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鹵深入不相値値之則無噍類矣上曰朕儗太宗何以屢得志于鹵公對曰陛下聖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舉十萬衆盡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

度令上策惟有守耳戴珊亦從旁贊決上遽曰微二

人朕幾爲所悞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困運糧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翌日即詔各衙門調上軍民疾苦以聞

上欲於近地團操人馬以衛京師以問公對曰京師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此意尋有御史陳言請將保定軍萬人回衛團操上可其奏有

造飛語帖宮門誣公者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
臣忿不得私役軍士耳
修清寧宮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五督工者訴
于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劉文靖曰借軍力
兵部職也近日劉大夏累乞歸雖溫旨勉留尚請之
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固辭孰可代者內臣以告
上欣然如公議
癸亥四方奏災異京師四五月無雨公陳十事一曰京
衛官軍若干出錢供用二日在營軍士困于私役做
工三日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

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營
民財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
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
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悉施行之

上毎有大政事必召公及戴恭簡而議嘗曰朕聞朝覲
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接見人者如卿二人雖闔門
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
佐而廉且命無廷謝恐他人或觖望也

上一日召公面諭曰事有不可毋欲召卿議又以非卿
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可揭帖啓朕公對不敢

上問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對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且遵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

上問公兵餉何以營之昔人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安在哉公對曰祖宗時民出一文公家得一文之用今取諸民者數倍而實入官者或僅二三上曰歸之何處公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會城撫

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令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

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上面命公偕公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命公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璋侍鳳貴耻不肯與選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公不至即參奏公曰如前旨何上曰我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既而璋果不來公與陳寬等參上上切責璋示若逮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公諸司言獘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獘莫甚於此二曹公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勑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閧而有側目公者矣

上嘗語公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公不對再言之又不對上怫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公亦稱一侍郎才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其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上自是益信公與戴珊賞

賚無虚月
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大急凡用人行政即召內閣幷執政大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
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上問公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令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奬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
上一日退朝召公議論國事久之言及左右公未及對

上曰爾趑趄不言猶疑朕聽寺人之君耶

一日上召公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公曰某於老太監蹤跡疎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

戶部郎中李夢陽言事下錦衣獄尋詔復職他日公奏事畢上曰近日外事云何公頓首曰近釋李夢陽中

外懽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李夢陽奏事闕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之獄朕試問左右一人曰宜付錦衣衛杖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公頓首謝曰陛下此事堯舜之仁也

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公語及之而怒公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古亦有之乎公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執之而已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從珪

請

上召戴恭簡與公至榻前諭曰各衙門凡事都行巡按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公未敢對公進曰無他巡按一年一代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

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使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務選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乃以此意行各巡按御史知之珊頓首謝罪退而歎曰聖諭諄諄切中時病明見萬里惜我輩不能記其詳耳

一日欲有召公在班而上不見朝退諭公曰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劾故巳之且爾同列中亦有忌者葢當時大臣皆篤老而公與珊獨屢召有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語因左右鬨于上故諭云云

戴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公一從臾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公爲言珊實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強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下未平何忍舍朕巳泫然者久之珊與公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

乙丑五月孝廟賓天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
太保致仕二年逆瑾擅權日誅求臣僚而劉宇又微
聞造膝事恨公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當
邊費十二瑾因尚書潘蕃總兵毛銳獄詞逮公遂矯
制逮赴北鎮撫獄同繫者請行賂以求生公曰如此
而死惟累一身稱貸免死則喪一生且累子孫矣瑾
怒欲置之辟會議朝堂左都御史屠滽曰簡律劉尚
書無死罪瑾曰充軍罪亦無耶法司阿瑾意引例戍
肅州士大夫聞公出獄且喜且泣發都城日所在罷
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饁進果食餽祝曰願吾公生

還到戍所即買地爲墓不挈子姓偕行或以問公曰
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一官今發配老死顧令子
孫補伍豈人情乎庚午寘鐇叛亂肆赦天下得歸田
八月瑾誅復官致仕
公被逮時故人贈遺皆謝絕至肅州貧無所資藩臬諸
司畏瑾不敢館穀三學生徒相繼食之
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
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
行雖屬官亦具手劄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
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

澤洎如也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公長子祖生已故孫如愚當蔭公不阻其進不促其行作朝中故舊書第云到京日先見西涯李閣老必有所處正德丁卯如愚到京見西涯時劉瑾用事西涯云爾祖正人瑾方忌之機無由發爾入監禮部奏請必及爾祖姓名瑾見之媒孽平生吾見其禍未見其福也贐令速歸如愚至家公喜曰西涯愛我一至於是

公嘗曰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

遠名又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

公嘗以先世二宗族屬疏散墓幾不可識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爲家規誦燕所教子讀書兼力田嘗命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嘗預作壽藏于東山陽記曰予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茳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諛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

于地下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而勒諸石付見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公爲廣東布政使至新會縣時吳廷舉爲令公到久乃迎告以鄒智殮事故迴遲時鄒以名士出謫公亦重之不怪其遲且嘉其賢後公發戍氈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俯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發戍莫不加禮不欲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誅之今復不服役耶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公平生不刻意作詩間有爲而作皆事核情真如撫諭田州句云如何萬頃桑麻地天與蠻人作戰場雖上官岑溥亦感動也出錦衣獄中句云經塵未了清時債白髮重來此地遊蓋公爲兵部郎中嘗下獄也謫戍甘肅過六盤山句云綠野誤違三品地白頭今到六盤山蓋以爲終於侍郎不起未必有此謫也謫所示子侄句云報國未能平海宇充軍終是累兒孫蓋以逆瑾有劉某永遠充軍旨也又云猶有先朝宣召夢急趨黃幄面承恩蓋思孝廟君臣相遇千載一時雖在謫所不忘情也謫所贈同事詩曰時事何人苦

變更邊城持戟半儒生葢刺劉瑾用事士大夫有罪多遣戍甘肅也至赦歸過六盤山則直述其事曰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葢公下獄遣戍雖出於逆瑾禍機則發於大學士劉宇也

公官至侍郎訪母黨之親有一疎族舅氏年纔弱寇東山謁之下拜其人僅以手扶東山曰大夏莫拜終不答拜者不以爲屈受者不以爲亢古道哉

都御史戴恭簡公珊

字廷珍浮梁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卒

年六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爲御史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

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𧨏羣士帖服遷陝西按察副

使仍專學政窮鄉下邑無不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

弘治二年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竄流聚爲利公刻日

令自首民闢田多匿稅計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

伍製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草平利諸縣守

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

餘人事遂定

四年陞刑部侍郎卽訊荊晉兩王府獄明允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益自飭勵務持風紀雖書簿之細必極精覈公嘗考察時吏部只欲憑巡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擔怨公不然私謂張考功志淳曰果欲如此我與子先將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貴堂上一槪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公無私者矣考察京朝官者一天下述職官者再黜陟惟允孝宗親鞫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上知公淸愼

每廷宣按膝面沓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
命醫賜食問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
爲之動容
一日公私懇劉華容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
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
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
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
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
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上語

告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
公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
而意常近厚歷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一意官守雖
尊官高年猶手削章牘辰入酉出寒暑不變歷中
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二終

尚書賈公俊

字廷傑北直束鹿人景泰庚午舉人官至工部尚書卒年六十有八賜祭葬如例

天順巳卯就國學被簡爲監察御史凡五出巡所至皆有聲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協守寧武諸關修明軍政邊徼晏然尋遷副使分司臨清用薦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至則持憲度嚴軍法數年鹵不敢犯成化癸卯入爲工部右侍郎時河南饑命公賑貸多所全活

丁未遷左侍郎未幾遷尚書奏立清匠司痛革作頭攬戶包替賣放私役及僞印假班奸弊遇朝審重囚力爭假印罪犯不當矜恤建議差官點驗內府長工人匠凡在營有人不許勾逃審驗上班人匠有力者俱令納價以備顧覓買辦物料痛抑勢要高擡虛估浙江荊州蕪湖三抽分處主事及洪閘等屬官事滿嚴加甄別未嘗輕以廉介字様與人一時屬員吏相濯磨蒞政務與各監局相表裏而內官監尤爲掣肘公坐鎮紛拏惜費剔奸體國惠民之政始終如一日弘治辛亥勑修太廟夾室成加太子少保久之有足疾

四上疏乞休乃命馳驛歸三年卒

公歷事三朝始終完名巡撫六年不携家眷敝靴澣服至今猶有傳誦之者宦官汪直權傾中外六卿咸屈膝下之公獨奮然與之抗禮直雖改容起敬然百計傾陷竟莫能動孝廟欲建水亭公爲財用匱乏不宜興此無益之工疏凡三上上雖寢其事而中不懌會太監李廣方爲上理髮前跪曰罷此老可也上怒曰工書爲朕省費汝安敢出此言以靴尖踢其一齒公聞之累上疏乞休上再出溫旨慰留之俊之直節勁氣受知孝廟如此

太保周文端公經

字伯常陽曲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太保謚文端

公選庶嘗歷陞春坊左中允成化中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每起立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爲勞謂公宜跪請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

弘治二年擢禮部侍郎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異言事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

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上蹤跡此疏出誰耿尚書
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公曰疏草本出經郎有罪
罪經府論兩賢之
拜戶部尚書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
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鬻兩淮准給中官鹽銀二萬
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銀鈔稅又
執不與上從公言停織造
大同欽戰馬馬端肅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
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
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

給事中魯昂言國用匱乏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于國不宜浚于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恐非藏富於民之意又有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禁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外戚壽寧侯家有河間賜田百頃詭賜額併得旁近民田又千餘頃且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嘗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

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命下廷臣相顧失色爭上疏留之不得自是中外請留及復起者多至八十餘疏前此未有也

康陵即位起南戶部憂去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謚文端公初在淸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剸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太保張莊簡公悅

字時敘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太子少保南

京兵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少而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自刑部出爲浙江提學初搨名校士詩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爲動成化甲辰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尚銘忌公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而公之名益彰

爲工部侍郎孝廟嗣位諸大臣相率求去位公獨不可曰更新之始當竭忠報國豈可言去耶弘治元年改

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公陳遵舊章卹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并上修德圖治二疏皆嘉納之

在吏部尤爲尚書三原倚信凡有言無弗從三原致仕衆望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入吏部出公南銓尚書尋改兵部叅贊機部公凝重簡靜上下安之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

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公性素淸約終始不渝四年六疏乞歸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

致仕歸杜門不出公私事皆不與見時俗奢靡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撤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又曰父兄勞于官子弟逸于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靳靳傲悶嬰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愼德業庶幾永無

譁此先生有感而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尚書耿文恪公裕

字好問盧氏人號青崖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illegible]十[illegible]贈太保謚文恪

景泰五年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七年除工科給事中天順元年清惠公在內臺改翰林檢討是年石亨被御史劾恨清惠斥去謫公泗州判官改定州成化元年召還翰林歷國子司業祭酒誨教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者令學于國學公類古諸侯勳戚言行可法者為書授之

十二年陞吏部侍郎二十二年進尚書代尹旻清慎儉

平銓法疏理諸請寄者不便忽改南京禮部而以工部尚書李裕代公泰陵即位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元年召尚書禮部婚喪諸大禮傳經律酌古今行之崇王請朝下廷議公請遵祖訓遺書王勿朝西奚由南海貢獅公曰買胡嗜利輒開海道宜却去六年復尚書吏部代三原加太子太保

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閣南陽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脩討充王講讀官至是諸王將出閣亦按故事選十進士侍王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滿考得陞改出王府公以爲例不可十進士

語不遜公効十進士上爲除一進士名餘調外
公在吏部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淆奪守正
律身干謁斷絕卽內降斜封封章抗議杜塞倖門父
子淸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公
偉榦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縉紳
世濟其美
汪宣疏曰先任吏部之臣廉介端貞不如王翺公忠直
亮不如王恕坦夷無物不如耿裕
儲巏祭文曰維公羣行緯有古風江夏之博山公之公
涑水之儉安陽之忠兼是衆美繇初迄終峻級崇階

人曰已貴緬懷良臣公以爲畏才猷文學人曰已備不如古人公以爲愧

尚書倪文毅公岳

字舜咨上元人號青谿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年五十八贈太保謚文毅

公父文僖公奉命祀北嶽姚夫人夢緋袍神入室寤而生公因名曰岳幼即知學兼通吏事偶有羣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爲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他日非特以文名者

公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考校纂修精詳安雅進講上前以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

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訂暢每大廷集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舂容閎遠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

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爲侍郎疏言國朝九廟已備今憲宗祔廟議者咸謂德懿僖仁四廟以次當祧至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是知尊太祖而不知太祖之尊其祖也昔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國家自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德祖比周之后稷不可祧明甚懿

僖仁三祖以次當祧太祖文皇爲周之文武百世不
遷禮也憲宗升祔當祧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
別建藏祧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
享應古祫祭之制又有言孝穆太后當祔廟者下廷
議公言周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
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
別廟之證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先殿儀
奏上詔可
時釐正京師諸淫祠剷刮諸冗費議皆出公手議者又
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

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況七十二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于是從祀諸賢咸仍其舊

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公與尚書耿公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匱民貧宜務節儉爲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宗室之分封日增吏數百年又將若何又設官分職所以爲民近歲喜事者以添官爲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爲疏通故

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
醮省供應罷營繕上多從之
進禮部尚書會京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
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上勵精以勤
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
貪進忠直時內臣韋泰傳旨召番僧領占竹于四川
公言領占竹僭號法王為異端首皇上即位先賜罷
黜中外稱聖今復召還殊駭羣聽西域口人從海道
貢獅公言外夷之獸真偽不可知且南海非西域貢
道詔斥還之

鈞陽馬公嘗臥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
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稍增之民不病而
國用足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故當然
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任其咎乃不
果增雲南思叠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令中外
民疲財困災異屢見何以用兵公言用兵之法不足
示之有餘令公之言得無示弱乎使思叠聞之或輕
中國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
否則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之
召入吏部尚書釐正品類獎恬抑躁正色昌言于朝消

沮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恤曰冢宰職固如是

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北嶽下禮部議公言北嶽恆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從禮官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君上谷在恆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是十四年卒國朝父子入翰林爲學士得並謚文自倪氏始

論西北備邊事狀畧云近歲鹵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

忽的加恩蘭大爲邊患葢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衂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鹵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

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厪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賚帛輿金充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俘平民髮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鉤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滋非細故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墮邊

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鹵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險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鹵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奧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戎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詎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

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俘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媢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

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廪廪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歴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

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撲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為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為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輸重為累饋餉為艱彼或佯為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為統十萬之衆裹半

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挑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

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陜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旣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

已意而不囘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蠻復倡閫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隳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

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畧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黄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遡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

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傷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尚書黄公紱

字用章河南封丘人正統戊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卒年七十有六

初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廉明峻執遇事飈發智巧所避毅然肩之人竊笑其呆咸以硬黄目之有譁千戶者大猾任俠結權貴人奪民蘆田萬畝貴人業與飲食往來即知民枉不能直公盡法直之蘆田歸民

擢四川參議督松茂軍餉劾治將領侵冒擒諸倚勢豪肆邊上者陞本省參政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

得行公曰即有寃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沭而
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因密訪州西四十
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且起卒吏兵急抵寺盡縶
諸僧一人少而狀惡詰之無祠牒即塗醋堊額上龎
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即訊諸僧不能隱盡得
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淡投宿人殺之沈塘中衆分
其橐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倉
吏倚王覬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竟按如法威
行川中靑神令鬪風解綬去
爲湖左使時妖僧繼曉所至勢熖薰人公曰繼曉以妖

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避出雖名掃墓實逃賊檄武昌府館之後堂奸飲食之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

陞右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叅將郭鏞都指揮鄭印等葭州史知州等討捕豪奸張綱等于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餙廢墜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爲新偶行道上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俯首嘆曰嗟乎徙兒貧至此乃驅之戰守耶令預支米三月延綏人聞公嘆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公一戰會詔毀菴寺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軍人人大悅無不願

爲公死者比去咸携子女拜送路傍云

爲南京戶部尚書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江浙食鹽錢鈔民苦包攬掊勒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特旨改掌憲院至則嚴甄御史𦂳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貪勞久近豈立官意哉天下方仰望風采自以歷事五朝中外幾五十年戇直岸異勁氣忤人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

少保秦襄毅公紘

字世纓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八十贈少保諡襄毅

二十六第進士次年授南京御史劾守備都督趙倫不法倫降指揮繼劾內官傅瑣兒侵糧傅坐棄市權貴震慴中傷公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宥調知府谷縣日與將官講兵法料鹵情修學校築城堡五六年間刁斗不鳴民出境外恣意耕牧谷人戴之如神

尋知葭州調秦州以內艱去秦民赴闕哭留奏保復任

于秦成化中爲鞏昌知府清廉自守十二年陞陜西

參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

宣府破鹵柴溝堡

巡撫陜西時秦府旗校肆横軍民苦之悉擒治不少貸

王訐公凌親王憲皇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尙亨籍其

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

貲嘉嘆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調撫河南

會汪直亦以事至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𥳑疏直

多帶旗校擾地方後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

稱公廉能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適
太山震議黜僉人在位者應變公遂降廣西參政弘
治改元陞福建左布政未任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
運巡撫鳳陽公洗濯故獘漕法一清
三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破岑欽嶍嶺走匿
泗城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瀧水後山賊四年劾
總兵安遠侯柳景貪殘不法交通外夷逮景下刑部
獄追賊鉅萬脈其爵景得內降減贓因摭他事誣公
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王端毅時在吏部極言
公廉直忠信當大用內批南戶部尚書十一年致仕

十四年鹵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公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塞一萬四千所劃山崖三千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少保是歲華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

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逆瑾專政聘公義兒丁玉與公繼妻弟楊瑾爭訐楊瑾因誣公子珊有貲萬計逆瑾喜即籍公家無所得

尚書陳簡襄公壽

字本仁新淦人寧遠衞籍成化壬辰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卒年[illegible]十[illegible]卒謚簡襄

公大父志弘洪武間坐事戍遼至公父覲業儒爲塾師公幼有異質長益務樹立雖家故貧甚落落自豪嘗値上元燈節出而得遺金坐候夜分竟歸失主衆服其介殖學僧舍精思自得迺取正於鄉閭賀先生養益邃既三舉不遇見大人遺弓獎慕欣然有懷故疆埸之事多所討論遍歷宣大關西諸鎭欲持戈建功名積二年仗劍歸遼左理舊業成化乙酉領山東鄉

薦壬辰登進士擢戶科給事中

公在科一十三年遇事闓朗識大體奉勅閱視邊防巡

牧馬草塲有貴璫挾老奸侵尅無筭力請置之法時

昭德貴妃寵冠後宮其兄弟萬通輩縱妻王氏出入

掖庭勢撼京師中官梁芳輩結妖僧繼曉干撓國是

中外恂恂獨抗疏論之被逮繫詔獄禍且叵測賴憲

廟感悟釋復其官

弘治元年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丞劾公吏部尚書三

原王公言公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南鴻

臚卿

十三年火篩犯榆林守巡敗績太宰倪文毅薦公僉都
巡撫其地至則先恤陣亾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出奇
兵却之加俸一等駐延綏積戰馬三萬計月省費二
十七萬地方幾危復安同事者諷公汪子翁姓名戰
籍中當有賞公曰吾子翁素業耕讀豈諳弓馬不許
識者多之
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初逆瑾竊柄矯勑令鈐
束臺官不得妄言朝廷德政開讀畢公正色諭十三
道曰言路其可闕乎值南京臺諫以言事忤瑾捕逮
公與叅贊林文安上疏論救不報公罷歸瑾復搜刜

前任事械繫下獄諷所司文致罰米三百石居庸關

監禁追納貧不能完瑾誅獲釋

陝西鎮守內臣廖鏜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

去就宜起公撫陝公至陝鏜畏歛戢比公去陝人號

哭擁公不得行乙亥進南刑部尚書疏九上乞致仕

卒

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公仁廉恤下知兵能遏鹵請

卹其後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

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公歿不能葬

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公爲言官時直論時政得

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吾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文襄公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少保董公軒

字士昂其先饒州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
籍南京欽天監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南禮部尚書
卒年七十有四

公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登進士拜南吏科給事中公
思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上疏言省冗員公
考察們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又言南京糴貴
民饑請命官賑之俾御史體察多見採納嘗詔南京
守備採辦翠毛魚鱿諸物以萬計公極言止之
英廟復辟覽奏嘉公敢言尋上言弭盜安民數事尤切

時弊甲申憲廟踐祚首上言帝王之治貴先本而後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安小民謹邊備之謂本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時引儒臣講求祖宗訓謨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于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傷即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行

四川盜作命公往撫公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
福賊首王應高等聞公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夏四
月進都給事中會賊首趙鐸悍不聽撫旋復叛去公
偕鎮巡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
人繪班師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
咎于公且議出師公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
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已丑入覲上疏自理
廷議以爲寃于是宗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
政

甲午秋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未幾教諭余正

已奏言曆法之差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巳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

癸卯予告歸蕭然一室不異布衣弘治戊申用廷議起仍掌天文事夏日有食之因奏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修德以爲取人之本窮理以爲燭奸之要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是歲冬進右副都御

史提督松藩軍務兼巡撫時蜀歲祲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饑饉給糧以歸流移平訟以決久禁先是久旱公至雨亦隨足乃爲禁令三十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鎭番一帶苦蠻彝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戍卒乃安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彝雜居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彝共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廒可減

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

辛亥進南吏部右侍郎甲寅進南禮部尚書二年三疏乞致仕皆不許有操履清愼方切委任之諭公感上知遇前後力陳數千言皆軍國之務其言朝廷大政事關門一時之議不足以決是非宜如古者公卿大夫各得獻其所議以俟上裁不果行

生平喜讀書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法遒勁性篤孝友于物一介不苟取其廉勤愼密真不愧古人也所著有清風亭稿海岳涓埃論蜀稿籌邊錄夢

徵錄醯甕集若干卷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三終